

王西彥

路道的人



文藝學叢書 · 文化工作社印行

文化工作社

【第一卷】

人 的 道 路

王 西 彦 著

一九五一年一月印行

書叢學文社作工化文

路道的入

著作者

王

西

彦

發行者

章

秋

琛

發行所

文化工作社

上海北京路七弄三〇號二樓

分銷處

聯營書店

上海·北京·漢口·廣州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題月一年一五九一

編號【庚094】印數 0001—2000 校對：作者

人的道路既然遮隱，上帝又把他四面圍困，爲什麼有光賜給他呢？

——
約伯記第三章

現在有雲遮蔽，人看不見穹蒼的光亮；但風一吹過，天便又發晴了。

——
約伯記第三十七章

在人生一切的喜悅之中，故人的不意重逢，應該是最可珍惜的一種。

和田祖光的見面，可以說完全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抗戰結束後的第二年，帶着長期戰爭所得到的身心兩方面的困倦，我回到家鄉。那時節，我的情形，有如一隻折翅傷翼的倦鳥，懷着灰冷了的心意，急切地投向家鄉的林巢。在抗戰初起的時候，我還只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剛剛跨出學校的門檻，把世界看作簡單的玩具，把自己的雄心壯志看作魔術師的法術，認真以一個征服者自命。但是，一開始，我便發現自己的脆弱，發現災難在身後作着無形的追逐，全人類都在周圍作着無情的嘲弄；而且，勇氣一經消失，更發現無處不是可怕的荊棘和陷阱。接着又是家鄉的失陷，職業的無常，以及貧病的交加，把一顆原是充盈着青春的血液的心靈，過早地折磨成衰老和沈重。但即使是在苦難之中，時間依然是迅捷的，眨眨

眼，八年過去了，抗戰突然地宣告結束。這自然是一個意外的希望，它給了人們一種鼓舞的力量，彷彿生命的柵門幕地打開了，便準備着接受那一陣眩眼的陽光。誰料到出現在眼前的，代替着原有的期待，竟是滿天的陰霾。和抗戰的結束同時，內戰爆發了，一面是背信和屠殺，另一面則是反抗和革命。就在這時節，我重回那殘破的家鄉。不論怎樣，家鄉總之是自己所熟悉的，從它總可以獲得些微的溫暖。在這裏，我無暇描述這樣一個簡單的願望，是經過了怎樣的禁壓和阻礙之後才能到達的，也無暇描述當我回到家鄉那一刻的感情的激動和現實的失望；因為，在回到家鄉後的第四天或第五天，我便見到了田祖光——我覺得這種故人不意重逢的喜悅，已經足以抵償一切的忍受和渴望。

「呵呵！是你，祖光！」在最初瞥見他的一瞬間，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呵呵！我終於看見你啦！」他把我的手捏得發痛，全身撲將上來，彷彿要擁抱起對方，「你終於回來啦！你可還認得我，還叫得出我的名字！」

「爲什麼不認得？三年前我們不是還在通信？你不是還給我寄來了照片？」

「好極啦！好極啦！」

他重複着。在他深藏的眼睛裏，已經汪淫着晶瑩的淚光。

這之間，也分不清是誰拉着誰，或是誰推着誰，總之，我們兩人已經擁進充當客廳的堂屋，彼此在近挨着的椅子上坐下，而且我已經把他的帽子接將過來，放置在案桌上了。在這一刻，在我們之間，語言不僅是一種多餘，還是一種困難，彼此的眼睛裏都湧上眼淚，彼此的喉嚨都被激情所壅塞，彼此都感到不知所措。爲了掩飾這種窘迫，我起身爲他張羅茶水。而在門簾的細密的縫隙裏，則已經填擠着門外兒童的好奇的小眼珠。

「你怎麼知道我回家的？」給他端了茶，我問。

「怎麼會不知道？」他大聲嚷着，不住的用手帕拭着方形的額上的汗，「你不知道我已經學會算命？一連三天，我的眼皮直跳；算一算命，便算到了你已經回家來啦！你看我算的準不準？有沒有錯？」

「沒有錯，準極啦，不過請先喝口茶，你看你那股熱勁兒！」

「爲什麼會沒有熱勁兒？你要知道，我是三步併作兩步飛來的！我對自己催促着說，『要快！愈快愈好！早一分鐘見到他好一分鐘！』——你看我在這十月天氣裏跑的滿身大汗！」

「是的，你太興奮啦，且先休息一下，」我又一次的給他端茶。

「休息？」他把杯子裏的茶一飲而盡，「爲什麼要休息？算算看，我們彼此差不多十年沒有見面啦，今天還不痛快談一談！」

「可是，一部二十四史，一時從何談起！」我慨歎地說。

「二十四史也還得談！——田祖光的熱情有增無減，」我們慢慢的談，仔仔細細的談，談得愈詳盡愈好！十年並不是一個短暫的時間，何況這又是一段怎樣不平凡的歲月！」

但是，話雖這麼說，由於過度的激動，彼此始終不能夠好好爲自己追述那段充滿離奇經驗的過去。正因爲要說的話太多，它們在心裏壅塞住了，所以無法按照自

己的意願傾吐出來。田祖光原是一個不肯安靜的人，在他那個方形的高額上，一直濕着汗珠；而在他那深陷的眼睛裏，則一直濕着淚光。他一下從椅子上站起，一下又坐回去，時刻準備把我擁抱起來似的，起勁地舞動着手腳。我們雖然一別十年，除了稍稍瘦削，在我眼裏，田祖光彷彿什麼都沒有改變。

「你什麼都沒有改變，一切都和十年前沒有兩樣，」我說出自己的意見。

「爲什麼會有兩樣呢？」他繼續嚷着，「當然不會有兩樣——我還是我，還是你的朋友田祖光！搖籃裏怎樣，墳墓裏怎樣，我這一輩子也不會改變，不能改變，不願改變！我是天生的一塊硬骨頭和窮骨頭！」

「可是多少人都改變啦，」我說。

「那自然，」他很快接嘴，「在這年頭兒，一個聰明人爲什麼要不改變？這是一個渾水摸魚的時代，如果不會改變，你那能摸到肥魚？我可以對你舉一個現成的例子，你可還記得在中學裏，我們有一個同學楊良能嗎？」

「楊良能？他怎麼樣？」

「他就是個善變的聰明人！告訴你，現在他可發了財，發了福，你再也不會認得他——不，還不如說，他再也不會認得你啦！」

「你是說，那個瘦獼猴，我們大家都管他叫『韓蘭根』的楊良龍嗎？」我搜索着自己的記憶。

「可是現在他可再不是瘦獼猴啦！現在他可已經發了福，變成一個肥腸肥腦的大胖子啦！如果你碰見他，你再也不能從他的面貌甚至言語舉止上，發現以前那種寒酸卑屈的樣子啦！在中學裏，在我們和他同學的時候，他不是還有着『巴兒狗』的綽號的嗎？我們誰個不會經欺侮過他，對他拋擲過輕蔑？尤其是，我們誰個不會經接受過他的鞠躬和獻媚？他原是一個向任何人——我的意思是說，在他眼裏比他更有力量的——都叩頭打揖的人，一隻貨真價實的巴兒狗！可是如今可不同啦，用他自己的話說，如今是時勢變啦！」

「一定是他做了官或是經了商？」我推測着。

「是的，」田祖光又復自斟了一杯茶，「他在抗戰結束時做過貪官，現在正做

着奸商。他的發跡，只不過是兩三年間的事情。我們時常愛說這是一個大時代，也真是一個大時代——一個傻瓜吃苦，聰明人享福的時代！」

「且慢發牢騷，你先把楊良能發跡的經過說一說吧，」我提議着。

「不是發牢騷，我說的完全是事實。你問我楊良能怎樣發跡起來的？——我簡單告訴你：厚顏，狠毒，加上幸運。他以前的歷史，你是知道的。跨出中學之門，他當了五年鄉村裏的小學教師；後來到省城裏去做冒險家，由一個公共汽車裏的售票員，變成某機關的雇員和幹事。接着省城淪陷了，跟隨着那機關，他遷到一個偏僻小縣裏，卻成為機關首長的私人祕書——這便是成功的起點，他施展本領的好機會到了，不上一年，他寫信給我，便以那機關首長的「莫逆之交」自命——」

「他還和你通過信？」

「豈只通信？」他苦笑着，舉手撚了一把披在額上面的長髮，「我們——我是說我和楊良能——還曾經有過非常好的友誼，他到處給我吹噓，說我是他的「莫逆之交」，而且到處給我幫忙——」

「幫忙？」我追問。

「你還記得在C縣的時候，我們曾經見過匆匆的一面嗎？那一次，我們剛剛分手，我便被別人看作危險分子，丟到監牢裏去，失掉了自由——關於那一段遭遇，你應該是很知道的。在監牢裏，我坐了一年半，好容易恢復自由，便打算索性跑得遠些，去過一陣暢快日子。可是，在經過H縣的時候，人家留難我，又把我扣起來了，而救出我的，就是楊良能，那時他和他的機關正遷駐在那裏。唉，在那樣的一個地方，在經過了那樣一場災難之後，對於那樣一個不意的救主，你自然可以想像我的感激！而且，他不僅救了我，還款待了我，在他那裏，我竟住了三個多月！

「但是，這些和他的發跡有什麼關係呢？」我截斷他的話，問道。

「我說這些，只是用來證明楊良能的慷慨，」田祖光的臉孔突然變成通紅，爲了掩飾自己的窘迫，他便不住的用手帕抹拭着方形的額角，「那時候，他對我可還保持着幾分舊日的風度——對不起，我竟對他作着嘲弄了——他把我介紹給他的上

司，吹噓我無微不至，說我是『學者』，是『思想家』，是『文化人』，總而言之，他把一切他所認為高雅尊貴的頭銜全都送給我，真是慷慨極啦！」

他住了口，隨後便解嘲地笑將起來。

「但是，我還是簡單地把楊良能的發跡說出來吧。」他繼續下去，「不久，勝利從天而降，大家復員到省城，楊良能的上司給搶奪到一個管理敵僑的好位置，而楊良能，便變成了一個敵僑管理分處的處長或主任。只短短兩個月工夫，機關結束，他便束裝回到自己的家鄉。他不愧是一個見機的人，知道適可而止。他立刻把從因管理敵僑所得的豐富報酬，設法轉化成自己的產業。在家鄉，他原是早就有着妻室兒女的，這時他便十分慷慨的給了她們以最大的滿足，我的意思自然是指田地房產的購置。他又和兄弟合股，在縣城裏開辦了一家規模宏大的綢緞莊。他又在發展交通的美名之下，獨資開闢了一條通隣縣的公路的支線，經營着一家汽車公司。此外，他還給我們的母校捐了一筆鉅款，現在校門口已經豎立起一塊爲他紀功念績的石碑。自然，他並不常在家鄉，他來回在家鄉和省城兩處，因爲在省城裏，他也

組織着一個新的家庭，享受着一幢紅磚小洋屋，和一位嬌豔小女人——總而言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已經經營好狡兔的三窟啦。」

接着，他說到這位青雲直上的幸運者所遭遇到的一場小小風險。因為抗戰的勝利既然是突然蒞臨的，長期戰爭更已使官吏們養成一種生活享受的習慣，所以在接受敵僑財產上，招致來各方面的批評和不满。於是，檢察大員派出來了，給了那已經從管理敵僑的工作上獲得豐富報酬的人們一些小小的麻煩和憂慮。在這樣的時侯，一個人的才能便獲得充分施展的機會。楊良能，他找到門路，向檢察大員作了一場密告，結果原前是他的提拔者的上司，立刻落到監牢裏去了；而他的既得利益，自然藉此有着非常可靠的保證了……

「你說，」田祖光激情地作着結論說，「這不是一個聰明的幸運兒嗎？和楊良能相比，我這十年來絲毫不見改變的人，豈不是一個可憐的傻瓜？正因為是這樣，自從我回到家鄉來，僥倖找到一個噉飯處之後，我們立刻便成爲一對敵人——」

「敵人！」我不能掩飾自己的驚訝。

「敵人！我和楊良能，和那個曾經是我所輕視，後來又成爲我的救主的人！我們的對立非常厲害，他公開罵我忘恩負義，說我是危險分子，我自然便罵他是貪官和奸商！現在的情形是，兩人彼此見面時，依然是一對『莫逆之交』；但是，一背了面，便互相攻擊，彷彿要致對方於死地。自然，失敗的總歸是我，因爲我沒有錢，也沒有權，我有的只是你所說的這麼一股熱勁兒！」

說着這樣的話時，田祖光有着一種自傲自負的表情。他的額角依然濕着汗，臉孔依然騰着紅，而且在住口時，便端起茶杯，一飲而盡。從他到達的一刻，一直到他的告辭離去，幾乎整個時間，都是他熱烈的微帶沙啞的聲音。

他辭去時，給我留下一個縣城裏的住址，要我三天之內去回看他，說是彼此應該好好談一談。

「我給你三天的期限，」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一定要來！非來不可！我們慢慢的把這部二十四史翻一個遍，讀一個透！今天我們原該談談自己的事情的，誰知道竟談了一通別人的，你想想這該多麼冤枉！」

這便是我們——我和田祖光——久別重逢的第一天的情形。田祖光簡直是突然出現的，事前我絲毫沒有想到他，我幾乎已經忘掉了他。可是現在他卻一下子闖到我的面前來了，使我不能不重新整理起關於他的一切回憶——不論這種回憶所帶來的，只是一種足以淹沒故人重逢的喜悅的辛酸。

田祖光生長在一個半耕半讀的家庭裏。他的曾祖和祖父，都曾經在科舉時代有所成就，都在鄉試中試之後，出任過外省的縣官。但是到了父親手裏，雖然田祖光的父親是有着神童之稱的，但正當他在很年輕的時候應了府考，遠大的前程剛剛向他展開，制度便突起變化，朝廷提倡洋務，立刻改八股爲策論了；不待說，這對他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他灰了心，便決意留在家裏耕種田地。「衙門錢，一陣烟；耕種田地萬萬年，」他相信着這樣的俗諺。不過，說是耕種田地，因爲自己究竟是一個書香子弟，瘦弱的體軀和細白的腿臂，究竟不適宜於艱辛的操作，所以後來又曾經上省城進過法政學校，準備將來做一名法官；但不知道由於什麼緣故，這個志願依然未能達到，他也就依然退回鄉里，重新安於一個農民的命運。自然，他的作爲一個農民，所過的多一半是地主的生活。祖先遺留給他的聲譽和田產，足夠他成爲